

溯源

东吴校友访谈录

谢毓元，有机化学与药物化学家，1924年生，1949年清华大学化学系毕业，1961年获前苏联科学院天然有机化合物化学研究所副博士学位。中国科学院上海药物研究所研究员，1991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(化学部)，在许多药物领域进行了长期研究并发现了一些效果优良的新药，均超过国外报道的药物效用。

为学之道

——谢毓元专访

文 / 闵捷

求学之道，贵在勤奋 锲而不舍，终能有成就

我1940年考进东吴大学，那时候大片土地都是沦陷区，所以东吴大学搬到上海租界，上海租界是一座孤岛，这个孤岛的意思就是上海租界不是日本人控制范围内的，我考上东吴的时候学校在公共租界，公共租界就是国家租借给好几个国家的，那时候日本还没有占领公共租界，那么东吴大学就从苏州搬迁到上海来，在公共租界的慈淑大楼借了两层楼进行教学活动，我进去的时候念的是化工系，那时候有不少好的教授都到那里并留在上海租界，像顾翼东，宋鸿鏞这些都是比较有名的教授，他们教书都很认真，水平也很高，因此东吴的老师对我影响也特别大，帮我打下了很好的基础，包括我的英语老师，从前东吴英语

教学是很厉害的，他们的教学方法很好，他让学生看外文小说，每堂课布置学生看二十页，第二次上课的时候就让你用英文叙述一遍大致的内容，他要求我们迅速看，不需要每一个生词都知道，只要大概意思懂了就可以了。多读多看，时间久了日积月累就会进步很大，他的这种方法对我很有作用。可惜的是我在东吴大学只念了一年半，1941年，日本人发动的太平洋战争把租界也占领了，对美国英国都宣战，占领租界以后，东吴大学就开不下去了。而我也只能在家里呆着，而且一呆就是四年，但是我在家还是按照东吴老师教我的那样看了很多英文小说，因为自己特别喜欢历史就把家里的历史书也看完了，所以这四年也没有荒废，尤其是这个外语对我以后的工作也很有帮助。

■ 为师,传道,授业,解惑 以德为师,一智为师

我对年轻人总是说,你不要总是迷信于老师,老师的话不一定全是对的,你要独立思考,但是这个独立思考也是要在你的努力之下,有一定基础下独立思考,我去苏联的时候老师教我做试验,教我一步一步怎么做。我读外文书很快,在图书馆一查,发现这个试验其实不需要这么麻烦。后来我就对老师讲:我一步就可以做到。他说:"不可能,你一定要按照我说的做。"但是我并不想那样麻烦,所以当天晚上我做到12

点钟并且把结晶也拿了出来,第二天我对老师说自己已经拿到了结果,他不相信,他说不可能,他让分析试验室的人把手中的活都停下来,先分析我得出的结果。分析出来后,他说:"你们中国有一句话是胜者为王,我们也有一句是成功者是不受责备的"。从此他对我的印象就非常好。别人做不出的试验他就要我做,基本上我也是手到擒来,所以他说:你有一双幸福的手。

入党后,党让我去哪我就去哪,现在虽然已经很少做实验,但只要身体可以的时候我都会去实验室教学生,指导他们做实验,培养更多的接班人。

■ 为人本分,富贵不淫,贫贱不移 为人知足,知足常乐

我一直认为这辈子只要有一两个药物发明出来,并且能帮助别人就不虚此生了。我做的药物产生的主要还是社会效益,都没有什么经济效益的,虽然这样,但也是做出了贡献,从来都不觉得愧对自己。年轻时候喜欢体育,我要一直运动的,足球特别喜欢,世界杯的时候,看球看的会忘记时间,现在老了,除了经常跑跑实验室,其他时间

我喜欢在家上网,这个网络真的很方便,一搜什么都能搜到。有时还打打桥牌,我儿子孙子都在美国,但是他们经常会回来看我,而我和我的小孙子都是用英文交流的。所以在东吴求学时英语的好底子给了我很大的帮助。

我身体一直不错,平时有的人对化学溶剂怕的不得了,我活到七十几岁还在做试验,实验室条件虽然不好,但是我也没有什么,用不着怕的,百无禁忌,无所谓的。

谢毓元在中国的有机化学和药物化学战线上,默默奋斗了50多年,不知亲手做出了多少实验,发现了多少效果优良的新药,给多少患者送去了健康的福音。幸福的感受,在良药济世的一刹涌发。他深知科学不是提升职务、成名的阶石。用不正当的手段去追求高尚的科学,最终会被科学唾弃。科学工作需要细心、耐心、恒心,还要一颗平常心。人生不可能像股市操盘一样大起大落,总是要一步一个脚印踩着过来的。